

第二十八回 使假銀暗中奸計 公堂上明受非刑

再表魏臨川回了緞店小使，抬了那二千五百兩假銀子到緞行。店主人忙迎接，來至後廳坐下，魏臨川叫把箱子打開，一封一封，交與主人，交代明白。店主人拆開一封見是紋銀，就上天平一兌，一絲一毫不少，一連兌了十數封，平色一樣，就包起來說道：“不消兌了。”吩咐小使抬到後面，就將他號過的綢緞，查點明白，交代魏臨川，下在箱內，封皮封好，叫人先抬往寓中去了。然後請客人坐席，魏臨川用畢後，辭過店主。店主送出門外。自己回到下處，點了緞子放在箱內，叫人僱下船隻。次日要回杭州不表。

再言店主人次日，將銀子抬出上天平一兌，封封都不少，連兌了二十餘封，也沒有看出假的來。忽有一人走進卻是個銀匠，係紹興人，在這南京開了個銀舖。是店主請來要看銀子成色。店主人道：“請坐。”銀匠道：“有坐。”他又拆了一封倒在天平內，兌了一兌，倒出來。銀匠一眼瞧去，伸手拿了一錠在手，細細一看，又在桌上，將銀子翻來覆去。那銀子在桌上，兩邊歪了一歪，就不動了。銀匠叫道：“是鑽鉛。”店主人嚇了一驚道：“那有此事？”銀匠道：“你若不信，剪開看來便知。”隨即一剪，祇聽得格擦一聲，剪成兩段，大家一齊觀看，外面是一層銀皮，內裏是鉛，忙取第二錠剪開，俱是一般樣的。一時剪了八九錠俱是一樣，再將未兌的拆開，一樣如是。

店主人忙了手腳，忙叫昨日抬緞子的人來問道：“他寓在何處？”答道：“寓在水西門錢家客店。”店主人忙叫眾人同他齊齊赴出了水西門錢家客店。問道：“魏客人可在店內？”店主人道：“今早已僱下船回去了。”緞店主人道：“是個騙子，用鑽鉛銀買我緞子。”飯店主人道：“莫要忙，此時尚未開船，是我替他叫的船，你們趁此趕至河邊去看。”眾人一齊趕向河邊而走。

正往前行，頂頭撞見船家長叫道：“錢大爺出城做甚麼？”飯店主人問道：“魏客人在船上否？”船家道：“現在船上。我上岸買些米、小菜就開船。”眾人聽了一齊趕到船邊叫道：“魏客人！”他回頭一看，原來是飯店主人、緞店主人俱到，不知是何事情？將手一拱道：“二位主人到此何幹？”眾人大喝一聲道：“你這個賊子！”向前不分青紅皂白，拳頭巴掌，亂如雨下打將過來，兩店主人罵道：“拿你這光棍，到縣裏去！”眾人不由分說，推推搡搡，直奔縣前而去。正是：

從前做過事，今朝一齊來。

眾人將魏臨川扭至縣前，正遇上元縣陸堂。將魏臨川帶至堂上，知縣問道：“甚事喧嘩？”緞店主人跪下稟道：“小人是老爺的子弟，開了一個緞店，這個光棍說是杭州人，到小人店中來買緞子，講明價錢，共核銀二千五百兩，不想他的銀子俱是鑽鉛假銀，來拐小人的綢緞，故此扭來，求老爺做主。”知縣聽見叫魏臨川問道：“你這奴才是那裏人？叫甚麼名字？從實招來！因何用假銀子買他的緞子？”臨川道：“小人是杭州人，名字叫魏臨川，特來此地置買緞子。小人的銀子俱是一色紋銀。這店家無故把小人打得渾身是傷，求老爺做主，救異鄉孤客還鄉。”緞店主人道：“有光棍的假銀子在此為憑，他把假銀哄騙，緞子俱發下船去了，若不是小人趕得快，連血本都騙了。”臨川道：“小人原來帶銀三千整，價兌了二千五百兩，現有五百兩在船上箱內，怎麼他就說是假的？分明是害小人。”知縣道：“既然存有餘剩銀兩，兩下取來一對便見分明。”即刻差人到兩處取銀來比較，本縣在堂立等，差人答應，來至兩處將銀取來對證，抬至縣堂，知縣先將緞店銀兩封封拆開，用剪剪開，錠錠俱是鑽鉛；又將船上取來的銀子，剪開一看俱是一樣。知縣把驚堂一拍，罵道：“你這奴才！分明是個騙子，慣用假銀，在本縣堂上還想支吾，我地方百姓被害，快快招來？免受刑法。”魏臨川強辯道：“小人實在是銀子，一定是他掏換了。”知縣道：“若照你供也祇是在他家的，該是假銀，為何你這木箱內的銀，他也盜換去了麼？”叫左右：“取大刑過來，將這光棍夾起。”眾役一聲答應。

魏臨川大叫道：“老爺夾不得，這宗銀子有來頭的。”知縣問道：“你這銀子有甚麼來頭？快快說來。”魏臨川道：“這銀子三千兩，是花府公子娶親，著小人來此買辦綢緞，小人不知真假。”知縣問道：“你是他家甚麼人？”臨川道：“是跟隨公子的。”知縣道：“原來是篋片。”吩咐收監，候本縣行文到杭州查問。如果是花府假銀，將他解回。若無此事，本縣決不輕恕。臨川磕了個頭：“多謝老爺。”帶下收監。知縣又把緞店人叫上吩咐道：“候本縣行文回來發落，你原緞抬回，照常生理，不必在此伺候。”緞店人磕了頭，同眾人來到河邊，將原緞抬回不表。

知縣又吩咐刑房做下文書，差人往杭州去了。再言臨川在監中思想道：“花府怎有這宗銀子，為何害我至此，我替他出了許多心力，今日反來害我。想了一會道：“豈有此理？想是來頭銀子，他也不知。文書一到，自然代我料理，放我回去，恐怕我喫虧。”

再言差人奉了本官差遣，走到錢塘縣當堂，投遞文書。

再言知縣一看，方知魏臨川果係花府差往南京去了，如今為甚麼用假銀子，押在監中，上元縣行文來查有無，忙著人到花府去問。差人即刻來到花府，對門公說了備細，門公來至書房對大爺說了一遍。花文芳道：“果中了我的計策。”隨吩咐道：“說我相府，並沒有差個甚麼姓魏的往南京買緞子？一定是外邊光棍假冒相府之名。”門公出來對差人說道：“相府中並沒有差個姓魏的去買甚麼緞子？這是個光棍騙子。”孫知縣聽了相府之言，就寫下回文，仍交與原來差人帶回。趕了數日，纔到南京。竟至衙門呈上回文，當堂拆封，知縣看了不覺大怒。即刻傳下三班眾役，坐了大堂，標了監票，提出魏臨川來。

要知臨川招與不招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(本節完)